





敘居夷集

居夷集者

陽明先生被逮責貴陽時所著也溫陵後學丘賓若刻曰傳諸同志或曰

先生之學專曰孔孟為師明白簡易一洗世儒派分枝節之繁微言大訓天下之學士宗之而獨刻此焉何况則解之曰

先生之資明睿登徹於天下實理固已實見而實體之而養熟道疑則於貴陽時獨得為多真會遠趨收衆者曰折諸



夷者之爲之也古聖人歷試諸難造物者將降大任
之意無然乎哉養浩生也後學不知本政不足巨率
化

先生輒合而教之歲月如逝典刑在望愧無能爲新
主簿之可教而又無能爲元城之錄也引巨言同校
集者韓子袖透侄徐子珊汝佩皆先生門人
嘉靖甲申夏孟朔丘養浩以義書

目錄

卷之一

吊屈平賦有敘

何陋軒記

君子亭記

遠俗亭記

烝侯圖序

送憲副毛公致仕歸桐江書院序

龍場主問答

象廟記

恩壽雙全詩後序

卧馬塚記

賓陽堂記

重修月潭寺建公館記

瘞旅文

玩易窩記

重刊文章軌範序

五經臆說序

答友人

答毛憲副書

答安宣慰書

又答安宣慰書

又答安宣慰書

論元年春王正月

卷之二

去婦嘆

羅雀驛

沅水驛

鐘鼓洞

平溪館次王文濟韻

清平衛即事

興隆衛書壁

七盤

初至龍場無所止結草庵居之

始得東洞遂改為陽明小洞天

移居陽明小洞天

謫居糧絕請學于農將田南山永言寄懷

觀稼

採蕨

猗猗

南溟

溪水

龍岡新構

諸生來

西園

水濱洞

山石

無寐

諸生夜坐

艾草 次胡少叅韻

鳳雛 次韻答少叅

鸚鵡 和胡韻

諸生

遊來仙洞早發道中

別友

贈黃太守樹

寄友用韻

秋夜

採薪

龍岡漫興

答毛拙庵見招書院

老檜

却巫

過天生橋

南霽雲祠

春晴

陸廣曉發

雪夜

元夕

家僮作紙燈

白雲堂

來仙洞

木閣道中雪

元夕雪用蘇韻

曉霽用前韻書懷

次韻陸僉憲元日喜晴

元夕木閣山火

夜宿汪氏園

春行

村南

山途

白雲

答劉美之見寄次韻

寄徐掌教

書庭蕉

送張憲長左遷滇南大叅次韻

南庵次韻

觀傀儡用韻

徐都憲同遊南庵次韻
卽席次王文濟少叅韻
寄劉侍御次韻

夜寒

冬至

春日花間偶集示門生

次韻送陸文順僉憲

次韻陸僉憲病起見寄

次韻胡少叅見過

雪中桃次韻

舟中除夕

敘浦山夜泊

過江門崖

辰州虎溪龍興寺聞楊名父將到畱韻壁間

武陵潮音閣懷原明

閣中坐雨

霽夜

僧齋

德山寺次壁間韻

沅江晚泊

夜泊江思湖憶元明

睡起寫懷

三山晚眺

鷺峯山

泗州寺

再經玄雲觀書林玉璣道士壁

再過濂溪祠用前韻

卷之三

咎言

不寐

有室七章

讀易

歲暮

見月

天涯

屋鏤月

別友獄中

答汪抑之

八詠

南遊三首

憶昔答喬白岩因寄儲柴墟三首

一日

夢與抑之昆季語

因雨和杜韻

赴謫次比新關喜見諸弟

南屏

卧病靜慈寫懷

移居勝果

草萍驛次林見素韻奉寄

王山東嶽廟遇舊識嚴星士

廣信元夕蔣太守舟中夜話

夜泊石亭寺

過分宜望鈴岡廟

雜詩三首

袁州府宜春臺四絕

夜宿宣風館

謁瀛溪祠

宿萍鄉弋雲觀

醴陵道中風雨夜宿泗州寺

長沙答周生

步相

遊嶽麓書事

天心湖沮洳既濟書事

目錄卷之終

居夷集卷之一

○吊屈平賦

正德丙寅守仁以罪謫貴陽取道沅湘感屈原之事為文而吊之其詞曰

門人韓柱徐珊校

山黯慘兮泣夜波。風颼颼兮木落森柯。汎中流兮焉泊。湛椒醕兮吊湘纍。雲冥冥兮月星蔽晦。冰峻嶮兮霰又下。纍之宮兮安在。愜無見兮愁予。高岸兮歎崎。紛糾錯兮樛枝下。深淵兮不測穴。瀕洞兮蛟螭。山岑兮無極。空谷兮砢砢兮迥寥寂。猿啾啾兮吟雨。熊羆嘯

兮虎交蹟念纍之窮兮焉托處四山無人兮駭孤鼠
魑魅遊兮群跳嘯瞰出入兮爲纍姦究嫉纍正直兮
反詆爲殃昵比上官兮子蘭爲戒幽叢簿兮疇信懷
故都兮增傷望九疑兮參差就重華兮陳辭沮積雪
兮礪道絕洞庭渺邈兮天路迷要彭咸兮五潭召申
屠兮使騷娥鼓瑟兮馮夷舞聊遨遊兮湘之浦乘回
波兮泊蘭渚睠故都兮獨延佇君不還兮郢爲墟心
壹鬱兮欲誰語郢爲墟兮函嶠亦焚讒鬼逋戮兮快
不酬冤歷千載兮耿忠愍君可復兮排帝閤望遁跡
兮渭陽箕懼囚兮其佯以狂艱貞兮晦明懷若人兮
將予退藏宗國淪兮摧肺腑忠憤激兮中道難勉低
回兮不忍溘自沉兮心所安雄之諛兮讒喙衆狂穉
兮謂纍揚已爲魑爲魅兮爲讒媵妾纍視若鼠兮佞
頽有泚纍忽舉兮雲中龍旂掩霽兮颼風橫四海兮
倏忽駟玉虬兮上衝降望兮大壑山川蕭條兮奔寥
廓逝遠去兮無窮懷故都兮蜷局亂曰日西夕兮沅
湘流楚山嵯峨兮無冬秋纍不見兮涕泗世愈隘兮
孰知我憂

何陋軒記

昔孔子欲居九夷人曰爲陋孔子曰君子居之何陋

之有守仁曰罪謫龍場龍場古夷蔡之外於今爲要
綏而習類尚因其故人皆曰予自上國往將陋其地
弗能居也而予處之旬月安而樂之求其所謂甚陋
者而莫得獨其結題烏言山棲羝服燕軒裳宮室之
觀文儀揖讓之縵然此猶淳龐質素之遺焉蓋古之
時法制未備則有然矣不得曰爲陋也夫愛憎固背
亂白黜浚奸窮黠外良而中螫諸夏蓋不免焉若是
而彬郁其容宋甫魯掖折旋矩矱將無爲陋乎夷之
人迺不能此其好言惡詈直情率遂則有矣世徒曰
其言辭物采之眇而陋之吾不爲然也始予至燕室

曰止芟於叢棘之間則鬱也遷於東峰就石穴而居
之又陰曰濕龍場之民老稚日來視予喜不予陋益
孚比予嘗圃於叢棘之右民謂予之樂之也相與伐
木閣之材就其地爲軒曰居予予因而翳之曰檜竹
蔕之曰卉藥列堂階辨室奧琴編圖史講誦遊適之
道畧具學士之來遊者亦稍稍而集於是人之及吾
軒者若觀於通都焉而予亦忘予之居夷也因名軒
曰何陋曰信孔子之言嗟夫諸夏之盛其典章禮樂
歷聖修而傳之夷不能有也則謂之陋固宜於後茂
道德而專法令搜抉鈎繫之術窮而狡匿譎僞無所

不至渾朴盡矣夷之民方若未琢之璞未繩之木雖粗礪頑梗而椎斧尚有施也安可曰陋之斯孔子所爲欲居也歟雖然典章文物則亦胡可曰無講今夷之俗崇巫而事鬼瀆禮而任情不中不節卒未免於陋之名則亦不講於是耳然此無損於其質也誠有君子而居焉其化之也益易而予非其人也記之曰俟來者

君子亭記

陽明子旣爲何陋軒復因軒之前榮架楹爲亭環植曰竹而名之曰君子曰竹有君子之道四焉中虛而靜通而有間有君子之德外堅而直貫四時而柯葉無所改有君子之操應蟄而出遇伏而隱雨雪晦明無所不宐有君子之時清風時至玉聲珊珊中采齊而協肆夏揖遜俯仰若沫泗群賢之交集風止籟靜挺然特立不撓不屈若虞廷群后端冕正笏而列於堂陛之側有君子之容竹有是四者而曰君子名不愧於其名吾亭有竹焉而因曰竹名各不愧於吾亭門人曰夫子蓋自道也吾見夫子之居是亭也持敬曰直內靜虛而若愚非君子之德乎遇屯而不懼處困而能亨非君子之操乎管也行於朝今也行於夷

順應物而能當雖守方而弗拘非君子之時乎其交
翼翼其處雍雍意適而匪懈氣和而能恭非君子之
容乎夫子蓋嫌於自名也而假之竹雖然亦有所不
容隱也夫子之名其軒曰何陋則固曰自居矣陽明
子曰嘻小子之言過矣而又弗及夫是四者何有於
我哉抑學而未能則可云爾耳昔者夫子不云乎汝
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吾之名亭也則曰竹也人而
嫌曰君子自名也將爲小人之歸矣而可乎小子識
之

遠俗亭記

憲副毛公應奎名其退食之所曰遠俗陽明子爲之
記曰俗習與古道爲消長塵囂溷濁之旣遠則必高
明清曠之是宅矣此遠俗之所由名也然公曰提學
爲職又無理夫獄訟軍賦則彼舉業辭章俗儒之學
也簿書期會俗吏之務也二者公皆不免焉舍所事
而曰吾曰遠俗俗未遠而曠官之責近矣君子之行
也不遠於微近纖曲而盛德存焉廣業者焉是故謂
其詩讀其書求古聖賢之心曰蓄其德而達諸用則
不遠於舉業詞章而可曰得古人之學是遠俗也已
公曰處之明曰決之寬曰居之恕曰行之則不遠於

簿書期會而可曰得古人之政是遠俗也已苟其心之凡鄙猥瑣而徒間散疎放之是托曰為遠俗其如遠俗何哉昔人有言事之無害於義者從俗可也君子豈輕於絕俗哉然必曰無害於義則其從之也為不苟矣是故苟同於俗曰為通者固非君子之行必遠於俗曰求異者尤非君子之心

烝候圖序

天地一元之運為十二萬九千六百季分而為十二會會分而為三十運運分而為十二世世分而為三十年年分而為十二月月分而為二氣氣

分而為三候候分為五日日分為十二時積四千三百二十時三百六十日而為七十二候會者元之候也世者運之候也月者歲之候也候者月之候也天地之運日月之明寒暑之代謝氣化人物之生息終始盡於此矣月證於月者也氣證於氣者也候證於物者也若孟春之月其氣為立春為雨水其候為東風解凍為蟄虫始振為魚負冰獺祭魚之類月令諸書可考也氣候之運行雖出於天時而實有關於人事是曰古之君臣必謹修其政令曰奉若夫天道致察乎氣運曰警惕夫人為故至治之世天無疾風盲

雨之愆而地無昆虫草木之孽孔子之作春秋也大
雨震電大雨雪則書大水則書無水則書無麥苗則
書多麋則書蠶蜚雨蝨蟪生則書六鷁退飛則書隕
霜不殺草李梅實則書春無冰則書鸚鵡來巢則書
凡言見氣候之愆變失常而世道之興衰治亂人事
之汙隆得失皆於是乎有證焉所已示世之君臣者
恐懼修省之道也大摠兵懷柔伯施公命繪工爲七
十二侯圖遣使已幣走龍塲屬守仁敘一言於其間
守仁爲使者曰此公臨政之本也善端之發也戒心
之萌也使者的曰何已知之守仁曰人之情必有所不

敢忽也而後著於其念必有所不能忘也而後存於
其心著於其念存於其心而後見之於顏色言論志
之於弓矢几杖盤盃劍席繪之於圖畫而日省之於
其心是故思馳聘者愛觀夫射獵遊田之物甘逸樂
者喜親夫博局燕飲之具公之見於圖繪者不於彼
而於此吾是已知其爲善端之發也吾是已知其爲
戒心之萌也其殆警惕夫人爲而謹修其政令也歟
其殆致察乎氣運而奉若夫天道也歟夫警惕者萬
善之本而衆美之基也公克念於是其可已爲賢乎
由是因人事已達於天道因一月之候已觀夫世運

會元呂探萬物之幽蹟而窮天地之始終皆於是乎始吾是呂喜聞而樂道之爲之敘而不辭也

送憲副使毛公致仕歸桐江書院序

正德己巳夏四月貴州按察司副使毛公承上之命得致其仕而歸先是公嘗卜桐江書院於子陵釣臺之側者幾年矣至是將歸老焉謂其志之始獲遂也甚喜而同僚之良惜公之去乃相與咨嗟不忍集而餞之南門之外酒旣行有起而言於公者曰君子之道出與處而已其出也有所爲其處也有所樂公始呂名進士從政南部理繁治劇頽然已有公輔之望及爲方面於雲貴之間者十餘年內釐其軍民外撫諸戎蠻夷政務舉而德威著雖或呂是召嫉取謗而名稱亦用是益顯建立暴於天下斯不謂之有所爲乎今茲之歸脫徒聲利垂竿讀書樂泉石之清幽就烟霞而屏迹寵辱無所與而世累無所加斯不謂之有所樂乎公於出處之際其亦無憾焉耳已公起拜謝復有言者曰雖然公之出而仕也太夫人老矣先大夫忠襄公又遺未盡之志欲仕則遺其母欲養則遺其父不得已權二者之輕重出而自奮於功業人徒見公之憂勞爲國而忘其家不知凡呂成忠襄之

志而未嘗一日不在於太夫人之養也。今而歸告成於忠襄之廟，拜太夫人於膝下，旦夕承歡，伸色養之孝，公之願遂矣。而其勞國勤民，拳拳不舍之念，又何能釋然而忘之？則公雖欲一日遂歸休之樂，蓋亦有所未能也。公復起拜謝，又有言者曰：雖然，君子之道，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用之而不行者，往而不返者也；舍之而不藏者，弱而不止者也。公之用也，既有已行之，其舍之也有弗能藏者乎？吾未見夫有其用而無其體者也。公又起拜，遂行。陽明山人聞其言而論之曰：始之言道其事也，而未及於其心；次之言者得公之心矣，而未盡於道；終之言者盡於道矣，不可已有加矣。斯公之所允蹈者乎？諸大夫皆曰：然。子盍書之，以贈從者。

龍塲生問答

龍塲生問於陽明子曰：夫子之言於朝，佞也，愛不忘乎君也。今者譴於是而汲汲於求去，殆有所喻乎？陽明子曰：吾今則有間矣。今吾又病，是已欲去也。龍塲生曰：夫子之已病也，則吾既聞命矣，敢問其所已者，間何謂也？昔為其貴而今為其賤，昔處於內而今處於外，歟？夫乘田委吏，孔子嘗為之矣。陽明子曰：非是

之謂也。君子之仕也，曰行道，不曰道而仕者，竊也。今吾不得爲行道矣。雖古之有祿仕，未嘗好其職也。曰牛羊茁壯，會計當也。今吾不無愧焉。夫祿仕爲貧也，而吾有先世之田，力耕足，曰供朝夕。子且曰：吾爲道乎？曰：吾爲貧乎？龍塲生曰：夫子之來也，譴也，非仕也。子於父母，惟命之從，臣之於君，同也。不曰事之如，一而可，曰拂之，無乃爲不恭乎？陽明子曰：吾之來也，譴也，非仕也。吾之譴也，乃仕也。非役也。役者，曰力仕者，曰道力可屈也。道不可屈也。吾萬里而至，曰承譴也。然猶有職守焉，不得其職而去，非曰譴也。君猶父母事之，如一固也。不曰就養有方乎？惟命之從，而不曰道是妾婦之順，非所曰爲恭也。龍塲生曰：聖人不敢忘天下，賢者而皆去君，誰與爲國矣。曰：賢者則忘天下乎？夫出溺於波，壽者，沒人之能也。陸者，冒焉而胥溺矣。吾懼於胥溺也。龍塲生曰：吾聞賢者之有益於人也，惟所用無擇於小大焉。若是亦有所不利歟？曰：賢者之用於世也，行其義而已。義無不宜，無不利也。不得其宜，雖有廣業，君子不謂之利也。且吾聞之人各有能有不能，唯聖人而後無不能也。吾猶未得爲賢也。而子責我曰：聖人之事，固非其擬矣。曰：夫子不

後實出本
未心子

屑於用也。夫子而苟屑於用，蘭蕙榮於堂階而芬馨被於几席，雀韋之刈可已，覆垣草木之微則亦有然者。而况賢者乎？陽明子曰：蘭蕙榮於堂階也，而後芬馨被於几席，雀韋也，而後可刈。已覆垣，令子將刈蘭蕙而責之，已覆垣之用子為愛之耶，抑為害之耶？

象廟記

靈博之山有象祠焉。其下諸苗夷之居者，咸神而事之。宣慰安君因諸苗夷之請，新其祠屋，而請記於予。予曰：毀之乎？其新之也？曰：新之。新之也？何居乎？曰：斯祠之肇也，蓋莫知其原。然吾諸蠻夷之居是者，自吾

父吾祖，迺曾高而上，皆尊奉而禋祀焉。舉之而不敢廢也。予曰：胡然乎？有鼻之祠，唐之人蓋嘗毀之。象之道，曰為子則不孝，曰為弟則傲，斥於唐而猶存於今。毀於有鼻而猶盛於茲土也。胡然乎？我知之矣。君子之愛若人也，推及於其屋之烏，而况於聖人之弟乎哉？然則記者為舜非為象也。意象之死，其在干羽既格之後乎？不然，古之鰲祭者，豈少哉？而象之祠獨延於世。吾於是益有已見舜德之至，入人之深，而流澤之遠也。且也象之不仁，蓋其始焉爾，又烏知其終之不見化於舜也。書不云乎：克諧，曰孝，烝烝乂，不格姦。

瞽瞍亦允若則已化而爲慈父象猶不弟不可言爲
諧進治於善則不至於惡不抵於姦則必入於善信
乎象蓋已化於舜矣孟子曰天子使吏治其國象不
得言有爲也斯蓋舜愛象之深而慮之詳所已扶持
輔導之者之周也不然周公之聖而管蔡不免焉斯
可已見象之既化於舜故能任賢使能而安於其位
澤加於其民既死而人懷之也諸侯之卿命於天子
蓋周官之制其殆倣於舜之封象歟吾於是益有言
信人性之善天下無不可化之人也然則唐人之毀
之也據象之始也今之諸夷之奉之也承象之終也
斯義也吾將言表於世使知人之不善雖若象焉猶
可自改而君子之修德及其至也雖若象之不仁而
猶可自化之也

恩壽雙慶詩後序

正德丙寅丹徒沙隱王公壽七十配孺人嚴六十有
九其年

天子曰厥子侍御君貴封公監察御史配爲孺人在
朝之彥咸爲歌詩後

上之德言祝公壽美侍御君之賢又明年侍御君奉
命巡按貴陽言王事之靡盬將厥父母之弗遑也載

是冊曰俱每陟岵岵望飛雲徘徊瞻戀喟然而興嘆
黯然而長思輒取是冊而披之而徵諷之而長歌詠
嘆之曰舒其懷見其志雖身在萬里固若稱觴膝下
聞詩禮而趨於庭也大夫士之有事於貴陽者自都
憲王公而下復相與歌而和之聯爲巨帙屬守仁敘
於其後夫孝子之於親固有不必要捧觴戲綵曰爲壽
不必柔滑旨甘曰爲養不必候起居奔走扶携曰爲
勞者非子之心謂不必如是也子之心願如是而親
曰爲不必如是必如彼而後吾之心始樂也子必爲
是不爲彼曰拂其情而曰吾曰爲孝其得爲養志乎

孝莫大乎養志親之願於其子者曰弘乃德遠乃猷
嘻嘻旦夕孰與名垂簡冊曰顯我於無盡飲食口體
孰與澤被生民曰張我之能施服勞奔走孰與比迹
夔臯曰明我之能教非必親之願於其子者咸若是
也親曰是願其子而子弗能焉弗可得而願也子能
之而親弗曰願其子焉弗可得而能也曰是願其子
者賢父母也曰是承於其父母者賢子也二者恒百
不一遇焉其庸可異乎侍御君之在

朝則忠愛達於上其巡按於茲也則德威敷於下凡
其宣布恩惠摩赤子起其疾而乳哺之者孰非公與

孺人之慈，凡其懾大奸，使不得肆，祛大弊，使不復作。爬梳調服，撫諸夷而納之，夏曰免。

天子一方之顧慮者，孰非侍御君之孝，而凡若此者，亦孰非侍君之所曰壽於公與孺人之壽哉！公孺人之賢，斬太史之序，詳矣。其所曰修其身，教其家，誠可謂有是父，有是子，是詩之作，不爲虛與諛，故爲序之云爾。

卧馬塚記

卧馬塚在宣府城西北十餘里，有山隆然，來自滄茫，若湧若瀦，若奔若伏，布爲磊嶇，擁爲覆釜，漫衍陂迤。

環抱涵迥，中疑外完，內缺門若合流，泓洄高岸，屏塞限，曰重河，敷爲廣野，桑乾燕尾，遠泛近挹，今都憲懷來王公實葬厥考大卿，於是方公之上北也，禱於大卿，然後出從事，屢如未迪，末迺來茲，顧瞻徘徊，心契神得，將歸而加諸上，爰視公馬眷然，跼卧，噓嗅盤旋，繾綣嘶抹，若故曰啓公之意者，公曰嗚呼，其弗歸，上先公則旣命於此矣，就其地，窆焉，厥土五色，厥石四周，融潤煦淑，面勢還拱，旣葬，弗震弗崩，安靖安謐，植樹葱蔚，庶草芬茂，禽鳥哺集，風氣凝毓，產祥萃休，祉福駢降，鄉人謂公孝感所致，相與名其封曰卧馬曰

志厥祥從而歌之士大夫之聞者又從而和之正德
戊辰守仁謫貴陽見公於巡撫臺下出聞是於公之
鄉人客有在坐者曰公其休服於無疆哉昔在士行
牛眠協兆峻陟三公公茲實類於是守仁曰此非公
意也公其慎厥終惟安親是圖曰庶幾無憾焉耳已
豈曰徼福於躬利其嗣人也哉雖然仁人孝子則天
無弗比無弗佑匪自外得也親安而誠信竭心斯安
矣心安則氣和和氣致祥其多受祉福曰流行於無
盡固理也哉他日見於公曰鄉人之言問焉公曰信
曰守仁之言正焉公曰嗚呼是吾之心也子知之其
遂志之曰訓於我子孫毋替我先公之德

賓陽堂記

傳之堂東向曰賓陽取堯典寅賓出日之義志向也
賓曰義之職而傳曰焉傳職賓賓義曰賓賓之寅而
賓曰傳曰賓日之寅而賓賓也不曰曰易陽之屬爲
日爲元爲善爲吉爲亨治其於人也爲君子其義廣
矣備矣內君子而外小人爲奉曰賓自外而內之傳
將曰賓君子而內之也傳曰賓君子而容有小人焉
則如之何曰吾知曰君子而賓之耳吾曰君子而賓
之也人其甘爲小人乎哉爲賓日之歌日出而歌之

賓至而歌之歌曰日出東方再拜稽首人曰予狂匪
日之寅吾其怠荒東方日出稽首再拜人曰予憊匪
日之愛吾其荒怠其翳其瞽其日惟霽其响其霧其
日惟雨勿忤其响倏焉巨霧勿謂終翳或時其晴時
其光矣其光熙熙與尔偕作與尔偕宜倏其霧矣或
時曰熙或時曰熙孰知我悲

重修月潭寺建公館記

興隆之南有岩曰月潭壁立千仞簷垂數百尺其上
頽洞玲瓏浮者若雲霞亘者若虹霓豁若樓殿門闕
懸若鼓鐘編磬檐幢纓絡若搏風之鵬翻隼翔鶴蟻

虺之糾蟠猱猓之駭攫譎奇變幻不可具狀而其下
登潭邃谷不測之洞環秘回伏喬林秀木垂蔭蔽虧
鳴瀑清溪停洄引映天下之山萃於雲貴連亘萬里
際天無極行旅之往來日攀緣上下於窮崖絕壑之
間雖雅有泉石之癖者一入雲貴之途莫不困踣煩
厭非復夙好而惟至於茲岩之下則又皆洒然開豁
心洗目醒雖庸儂俗侶素不知有山水之遊者亦皆
徘徊顧盼相與延恋而不忍去則茲岩之勝益不言
可知矣岩界興隆偏橋之間各數十里行者至是皆
億頓飢悴宜有休息之所而岩麓故有寺附岩之成

卒官吏與凡苗夷狎狎之種連屬而居者歲時令節皆於是焉釐祝寺斬蕪廢行禮無所憲副滇南朱君文瑞按部至是樂茲岩之勝憫行旅之艱而從士民之請也乃捐資化材新其寺於岩之右曰爲釐祝之所曰吾聞爲民者順其心而趨之善今苗夷之人知有尊君親上之禮而憾於弗伸也吾從而利道之不可乎則又因寺之故材與址架樓三楹曰爲部使者休食之館曰吾聞爲政者因勢之所便而成之故事適而民逸今旅無所舍而使者之出師行百里飢不得食勞不得息吾圖其可久而兩利之不亦可乎使遊僧正觀任其勞指揮狃遠度其工千戶某某相其役遠近之施捨勤助者欣然而集不兩月而工告畢自是飢者有所炊勞者有所休遊觀者有所舍釐祝者有所瞻依曰爲竭虔效誠之地而茲岩之奇若增而益勝也正觀將記其事於石適予過而請焉予惟君子之政不必專於法要在宜於人君子之教不必泥於古要在入於善是舉也蓋得之矣况當法網嚴密之時衆方喘息憂危動虞牽觸而乃能從容於山水泉石之好行其心之所不愧者而無求免於俗焉斯其非見外之輕而中有定者能若是乎是誠不

可曰不志也矣。寺始於成，卒周齋公，成於遊僧德彬。增治於指揮劉瑄，常智李勝及其屬王威、韓儉之徒。至是凡三緝，而公館之建，則自今日始。餘姚王守仁記。

8 瘞族文

維正德四年秋七月三日，有吏目云自京來者，不知其名氏，携一子一僕，將之任過龍場投宿土苗家。予從箠落間望見之，陰雨昏黑，欲就問訊，北來事不果。明早遣人覘之，已行矣。薄午有人自蜈蚣坡來云：「一老人死坡下，傍兩人哭之哀。」予曰：「此必吏目死矣。」傷

妾之惻，讀之
如過坊墓，不
覺令人哀傷，未
以敢誌之，尤見
曠觀遠識

哉。薄暮復有人來云：「坡下死者二人，傍一人坐嘆詢其狀，則其子又死矣。」明早復有人來云：「見坡下積尸三馬，則其僕又死矣。」嗚呼！傷哉！念其暴骨無主，將二童子持畚鍤往瘞之。二童子有難色，然予曰：「嘻！吾與爾猶彼也。」二童憫然涕下，請往就其傍山麓為三坎埋之。又曰：「隻鷄飯三盂，嗟吁涕洟而告之。」曰：「嗚呼！傷哉！繫何人，繫何人？吾龍場驛丞餘姚王守仁也。吾與爾皆中土之產，吾不知爾郡邑，爾烏為乎來為茲山之鬼乎？古者重去其鄉，遊宦不踰千里，吾曰：「甯逐而來此，宜也。」爾亦何辜乎？聞爾官吏目耳，俸不能五斗，

爾率妻子躬耕可有也。烏爲乎。且五斗而易爾七尺之軀。又不足而益。且爾子與僕乎。嗚呼傷哉。爾誠戀茲五斗而來。則宜欣然就道。烏爲乎。吾昨望見爾容。蹙然。蓋不任其憂者。夫衝冒霧露。拔援崖壁。行萬峰之頂。飢渴勞頓。筋骨疲憊。而又瘴癘侵其外。憂鬱攻其中。其能且無死乎。吾固知爾之必死。然不謂若是其速。又不謂爾子。爾僕亦遽爾奄忽也。皆爾自取。謂之何哉。吾念爾三骨之無依而來。瘞爾乃使吾有無窮之愴也。嗚呼傷哉。縱吾不尔瘞。幽厓之狐成群。陰壑之虺如車輪。亦必能葬尔於腹。不致久暴露尔。

既已無知。然吾何能爲心乎。自吾去父母鄉國而來。此二年矣。歷瘴毒而苟能自全。且吾未嘗一日之戚戚也。今悲傷若此。是吾爲尔者重。而自爲者輕也。吾不耳復爲尔悲矣。吾爲尔歌。尔聽之歌曰。連峰際天兮。飛鳥不通遊。子懷鄉兮。莫知西東。莫知西東兮。維天則同異域。殊方兮。環海之中。達觀隨寓兮。奚必予宮魂兮。魂兮。無悲。且恫。又歌。且慰之曰。與尔皆鄉土之離兮。蠻之人言語不相知兮。性命不可期。吾苟死於茲兮。率尔子僕來從予兮。吾與尔遨。且嬉兮。驂紫彪而乘文螭兮。登望故鄉而嗟唏兮。吾苟獲生歸兮。

尔子尔僕尚尔隨兮。無已無侶悲兮。道傍之塚累累兮。多中土之流離兮。相與呼嘯而徘徊兮。殍風飲露。無尔飢兮。朝友麋鹿暮猿與栖兮。尔安尔居兮。無爲厲於茲墟兮。

玩易窩記

陽明子之居夷也。穴山麓爲窩。而讀易其間。始其未得也。仰而思焉。俯而疑焉。函六合。入無微。若乎其無所指。予乎其若株。其或得之也。沛兮其若决。瞭兮其若徹。道於出焉。精華入焉。若有相者。而莫知其所。已然其得而玩之也。優然其休焉。充然其喜焉。油然其

春生焉。精粗一。外內翕。視險若夷。而不知其夷之爲阨也。於是陽明子撫几而嘆曰。嗟乎。此古之君子所已甘。囚奴。忘拘幽。而不知其老之將至也。夫吾知所已終。吾身矣。名其窩曰玩易。而爲之說曰。夫易三才之道。備焉。古之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觀象玩辭。三才之体立矣。觀變玩占。三才之用行矣。体立故存。而神用行。故動而化。神故知周萬物。而無方。化故範圍天地。而無迹。無方則象辭。其焉。無迹則變占。生焉。是故君子洗心而退。藏於密。齊戒。已神明其德也。盖昔者夫子嘗韋編三絕焉。

嗚呼假我數十年。曰學易其亦可。曰無大過已夫。

重刊文章軌範敘

謙論
真勢足高
舉業家頂
門一針

宋謝枋得氏取古文之有資於場屋者。自漢迄宋。凡六十有九篇。標揭其篇章句字之法。名之曰文章軌範。蓋古文之奧。不止於是。是獨爲舉業者設耳。世之學者。傳習已久。而貴陽之士。獨未之多見。侍御王君汝楫。於按歷之暇。手錄其所記憶。求善本而校是之。謀諸方伯郭公輩。相與捐俸。廩之資。銀之梓。將以嘉惠貴陽之士。曰枋得爲宋忠臣。固曰舉業進者。是吾微有訓焉。屬守仁敘一言於簡首。夫自百家之言興。

而後有六經。自舉業之習起。而後有所謂古文。古文之去六經遠矣。由古文而舉業。又加遠焉。士君子有志聖賢之學。而專求之於舉業。何啻千里。然中世。曰是取士。士雖有聖賢之學。堯舜其君之志。不曰是進。終不大行於天下。蓋士之始相見也。必曰。賢哉舉業者。士君子求見於君之。羔雉耳。羔雉之弗飾。是謂無禮。無禮。無所庸於交際矣。故夫求工於舉業。而不事於古作。弗可工也。弗工於舉業。而求於侍進。是爲飾羔雉。曰罔其君也。雖然。羔雉飾矣。而無恭敬之實焉。其如羔雉何哉。是故飾羔雉者。非曰求媚於主。致吾

誠焉耳。工舉業者非曰要利於君。致吾誠焉耳。世徒見夫由科第而進者。類多徇私媒利。燕事君之實而遂歸咎於舉業。不知方其業舉之時。惟欲鈞聲利弋身家之腴。曰苟一旦之得。而初未嘗有其誠也。鄒孟氏曰。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伊川曰。自洒掃應對。可曰至聖人。夫知恭敬之實。在於飾羔雉之前。則知堯舜其君之心。不在於習舉業之後矣。知洒掃應對之可。曰進於聖人。則知舉業之可。曰達於伊傳。周召矣。吾懼貴陽之士。謂二公之爲是舉。徒曰資其希寵。祥之筌蹄也。則二公之志荒矣。於是乎言。

五經臆說序

得魚而忘筌。醪盡而糟粕棄之。魚醪之未得。而曰是筌與糟粕也。魚與醪終不可得矣。五經聖人之學。具焉。然自其已聞者而言之。其於道也。亦筌與糟粕耳。竊嘗怪夫世之儒者。求魚於筌。而謂糟粕之爲醪也。夫謂糟粕之爲醪。猶近也。糟粕之中。而醪存。求魚於筌。則筌與魚遠矣。龍場居南夷萬山中。書卷不可携。日坐石穴。默記舊所讀書。而錄之意。有所得。輒爲之。訓什期有七月。而五經之旨。略遍。名之曰臆說。蓋不必盡合於先賢。聊寫其胸臆之見。而因曰。娛情養性。

焉耳則吾之爲是固又忘魚而釣寄興於麴蘖非誠
旨於味者矣嗚呼觀吾之說而不得其心曰爲是亦
筌與糟粕也從而求魚與醪焉則失之矣夫說凡四
十六卷經各十而禮之說尚多缺僅六卷云

○答友人

詢及神仙有燕魚請其事三至而不答非不欲答也
燕可答耳昨令弟來必欲得之僕誠生八歲而卽好
其說今已餘三十年矣齒漸搖髮已有一二莖變
化成白目光僅盈尺聲聞函丈之外又能經月卧病
不出藥量驟進此殆其效也而相知者猶妄謂之能

得其道足下又妄聽之而曰見詢不得已姑爲足下
妄言之古有至人淳德凝道和於陰陽調於四時去
世離俗積精全神遊行天地之間視聽八遠之外若
廣成子之千五百歲而不衰李伯陽歷商周之代西
度函谷亦嘗有之若是而謂之曰燕疑於欺子矣然
其呼吸動靜與道爲體精骨完又稟於受氣始先殆
天之所成非人力可強也若後世拔宅飛昇點化投
奪之類譎恠竒駭是乃秘術曲技尹文子所謂幻釋
氏謂之外道者也若是而謂之曰有亦疑於欺子矣
夫有燕之間非言語可况存久而明養深而自得之

未至而強喻信亦未必能及也。蓋吾儒亦自有神仙之道。顏子三十二而卒。至今未亡也。足下能信之乎。後世上陽子之流。蓋方外技術之士。未可自爲道。若達磨慧能之徒。則庶幾近之矣。然而未易言也。足下欲聞其說。須退處山林三十年。全耳目一心志。胷中洒洒不掛一塵。而後可自言此。今去仙道尚遠也。妄言不罪。

答毛憲副書

昨承遣人喻旨。禍福利害且令勉赴太府請謝。此非道誼深情。決不至此。感激之至。言無所容。但差人至龍塲。陵侮此自差人挾勢擅威。非太府使之也。龍塲諸夷與之爭鬪。此自諸夷憤愠不平。亦非守仁使之也。然則太府固未嘗晨守仁。守仁亦未嘗傲太府。何所得罪而遽請謝乎。跪拜之禮。亦小官常分。不足自爲辱。然亦不當無故而行之。不當行而行。與當行而不行。其爲取辱一也。廢逐小臣所守。自待死者。忠信禮義而已。又棄此而不守。禍莫大焉。凡禍福利害之說。守仁亦嘗講之。君子自忠信爲利。禮義爲福。苟忠信禮義之不存。雖祥之萬鐘。爵自侯王之貴。君子猶謂之禍與害。如其忠信禮義之所在。雖剖心碎首。君

子利而行之。自曰爲福也。况於流離竄逐之微乎。守
仁之居此。盖瘴癘蠱毒之與處。魍魎之與遊。日
有三死焉。然而居之太然。未嘗曰動其中者。誠知生
死之有命。不曰一朝之患。而忘其終身之憂也。太府
苟欲加害。而在我。誠有曰取之。則不可謂無憾。使吾
無有曰取之。而橫罹焉。則亦瘴癘而已。爾蠱毒而已。
爾魍魎而已。爾吾豈曰是。而動吾心哉。執事之
諭。雖有所不敢承。然因是而益知所曰自勵。不敢苟
有所隳墮。則守仁也。受教多矣。敢不頓首曰謝。

與安宣慰書

守仁得罪

朝廷而來。惟竄伏陰崖幽谷之中。曰禦魍魎。則其所
宜。故雖夙聞使君之高誼。經旬月而不敢見。若甚簡
伉者。然省愆內訟。痛自削責。不敢比數於冠裳。則亦
逐臣之禮也。使君不曰爲過。使廩人餽粟。庖人餽肉。
圉人代薪水之勞。亦寧不貴使君之義。而諒其爲情
乎。自惟罪人。何可曰辱。守土之大夫。懼不敢當。輒曰
禮辭。使君復不曰爲罪。昨者又重之曰金帛。副之曰
鞍馬。禮益隆。情益至。守仁益用震悚。是重使君之辱
而甚逐臣之罪也。愈有所不敢當矣。使者堅不可却。

求其說而不得。燕已其周之乎。周之亦可受也。敬受米一石。柴炭鷄鵝。悉受如來。數其諸金帛鞍馬。使君所已交於卿士大夫者。施之。逐臣殊駭。觀聽敢固。曰辭。伏惟使君處人。曰禮。恕物。曰情。不至再辱。則可矣。

○○○又

減驛事。非罪人所敢與聞。承使君厚愛。因使者至。閑問及之。不謂其遂達諸左右也。悚息悚息。然已承見詢。則又不可默。凡

朝廷制度。定自

祖宗。後世守之。不敢已擅改。改在

朝廷。且謂之變亂。况諸侯乎。縱

朝廷不見罪。有司者將執法已繩之。使君必且燕益。縱遂幸免於一時。或五六年。或八九年。雖遠至三三。十年矣。當事者猶得持典章而議其後。若是則使君何利焉。使君之先自漢唐。已來千幾百年。土地人民未之或改。所已長久。若此者。已能世守。天子禮法竭忠盡力。不敢分寸有所違越。故天子亦不得踰禮法。無故而加諸忠良之臣。不然使君之土地人民富且盛矣。

朝廷悉取而罷縣之。其誰已為不可。夫驛可減也。亦

可增也。驛可改也。宜慰司亦可革也。由此言之。殆甚有害。使君其未之思耶。所云奏功陞職。事意亦如此。夫剗除寇盜。曰撫綏。平良亦守土之常職。今縷舉曰要賞。則

朝廷平日之恩寵。祿位。顧將欲曰何爲使君爲。參政亦已非設官之舊。今又干進不已。是無抵極也。衆必不堪。夫宣慰守土之官。故得曰世有其土地。人民若參政。則流官矣。東西南北。惟天子所使。

朝廷下方尺之檄。委使君曰一職。或閩或蜀。其敢弗行乎。則方命之誅。不旋踵而至。捧檄從事。千百軍之土地。人民非復使君有矣。由此言之。雖今日之參政。使君將恐辭去之不速。其又可再乎。凡此曰利害言。揆之於義。反之於心。使君必自有不安者。夫拂心違義。而行衆所不與。鬼神所不嘉也。承問及不敢不曰正對。幸亮察。

又

阿賈阿札等。畔宋氏爲地方患。傳者謂使君使之。此雖或出於妬婦之口。然阿賈等自言使君嘗錫之曰。旣刀遺之。曰弓弩。雖無其心。不幸乃有其迹矣。始三

說心他毛
髮悚然

堂兩司得是說即欲聞之於

朝旣而曰使君平日忠實之故未必有是且信且疑姑令使君討賊苟遂出軍勦撲則傳聞皆妄何可曰濫及忠良其或坐觀逗遛徐議可否亦未爲晚故且隱息其議所曰待使君者甚厚旣而文移三至使君始出衆論紛紛疑者將信喧騰之際適會左右來獻阿麻之首偏師出解洪邊之圍群公又復徐徐今又三月餘矣使君稱疾歸卧諸軍曰次潛回其間分屯寨堡者不聞擒斬曰宣國威惟增標掠曰重民怨衆情愈益不平而使君之民罔所知識方揚言於人謂

宋氏之難當使宋氏自平安氏何與而反爲之役我安氏連地千里擁衆四十八萬深坑絕地飛鳥不能越猿猱不能攀縱遂高坐不爲宋氏出一卒人亦率如我何斯言已稍稍傳播不知三堂兩司已嘗聞之否使君誠久卧不出安氏之禍必自斯言始矣使君與宋氏同守土而使君爲之長地方變亂皆守土者之罪使君能獨委之宋氏乎夫連地千里孰與中土之一大都擁衆四十八萬孰與中土之一都司深坑絕地安氏有之然如安氏者環四面而居曰百數也今播州有楊愛愷黎有楊友西陽保靖有彭世麒等

諸人斯言苟聞於朝

朝廷下片紙於楊愛諸人使各自爲戰共分安氏之所有蓋朝令而夕燕安氏矣深坑絕岵何所用其險使君可無寒心乎且安氏之職四十八支更迭而爲今使君獨傳者三世而群支莫敢爭以

朝廷之命也苟有可乘之釁孰不欲起而代之乎然則揚此言於外曰速安氏之禍者殆漁人之計蕭牆之憂未可測也使君宜速出軍平定反側破衆讒之口息多端之議弭方興之變絕難測之禍補既往之愆要將來之福守仁非爲人作說客者使君幸熟思

之

論元年春王正月

聖人之言明白簡實而學者每求之於艱深隱奧是以爲論愈詳而其意益晦春秋書元年春王正月蓋仲尼作經始筆也以予觀之亦何有於可疑而世儒之爲說者或以爲周雖建子而不改月或以爲周改月而不改時其最爲有據而爲世所宗者則以夫子嘗欲行夏之時此以夏時冠周月蓋見諸行事之實也紛紛之論至不可勝舉遂使聖人明易簡實之訓反爲千古不決之疑嗟夫聖人亦人耳豈獨其言之

有遠於人情乎哉而儒者以為是聖人之言而必求之於不可窺測之地則已過矣夫聖人之示人無隱若日月之垂象於天非有變恠恍惚有目者之所睹而及其至也巧曆有所不能計精於理者有弗能盡知也如是而已矣若世儒之論是後世任情用智拂理亂常者之為而謂聖人為之耶夫子嘗曰吾從周又曰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生乎今之世及古之道災及其身者也仲尼有聖德無其位而改周之正朔是議禮制度自已出矣其得為從周乎聖人一言世為天下法而身自違之其何以訓天下夫子患天下

之夷狄橫諸侯強背不復知有天王也於是乎作春秋以誅僭亂尊周室正一王之大法而已乃首改周之正朔其何以服亂臣賊子之心春秋之法變舊章者必誅若宣公之稅畝系王制者必誅若鄭莊之歸祊無王命者必誅若莒人之入向是三者之有罪固猶未至於變易天王正朔之甚也使魯宣鄭莊之徒舉是以詰夫子則將何辭以對是攘隣之鷄而惡其為盜責人之不弟而自毆其兄也豈春秋忠恕先自治而後治人之意乎今必泥於行夏之時之一言而曲為之說以為是固見諸行事之驗又引孟子春秋

天子之事罪我者其惟春秋之言而證之夫謂春秋為天子之事者謂其時天王之法不行於天下而夫子作是以明之耳其賞人之功罰人之罪誅人之惡與人之善蓋亦據事直書而褒貶自見若士師之斷獄辭具而獄成然夫子猶自嫌於侵史之職明天子之權而謂天下後世且將以是而罪我固未嘗取無罪之人而論斷之曰吾以明法於天下取時王之制而更易之曰吾以垂訓於後人法未及明訓未及垂而已自陷於殺人比於亂逆之黨矣此在中世之士稍知忌憚者所不為而謂聖人而為此亦見其陰黨

於亂逆誣聖言而助之攻也已或曰子言之則然耳為是說者以伊訓之書元祀十有二月而證周之不改月以史記之稱元年冬十月而證周之不改時是亦未為無據也子之謂周之改月與時也獨何據乎曰吾據春秋之文也夫商而改月則伊訓必不書曰元祀十有二月秦而改時則史記必不書曰元年冬十月周不改月與時也則春秋亦必不書曰春王正月春秋而書曰春王正月則其改月與時也何疑焉况禮記稱正月七月日至而前漢律曆志武王伐紂之歲周正月辛卯朔合辰在斗前一度戊午師度孟

津明日己未冬至考之太誓十有三年春武成一月
壬辰之說皆足以相為發明證周之改月與時而予
意直據夫子春秋之筆有不必更援是以為之證者
今舍夫子明白無疑之直筆而必欲傍引曲據證之
於穿鑿可疑之地而後已是惑之甚也曰如子之言
則冬可以為春乎曰何為而不可陽生於子而極於
巳午陰生於午而極於亥子陽生而春始盡於寅而
猶夏之春也陰生而秋始盡於申而猶夏之秋也自
一陽之復以極於六陽之乾而為春夏自一陰之姤
以極於六陰之坤而為秋冬此文王之所演而周公
之所係武王周公其論之審矣若夫仲尼夏時之論
則以其關於人事者比之建子為充切而非謂其為
不可也啓之征有扈曰怠棄三正則三正之用在夏
而已然非始於周而後有矣曰夏時冠周月此安定
之論而程子亦嘗云爾曾謂程子之賢而不及是也
何哉曰非謂其知之不及也程子蓋泥於論語行夏
之時之言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為之辭蓋推求聖言
之過耳夫論語者夫子議道之書而春秋者魯國紀
事之史議道自夫子則不可以不盡紀事在魯國則
不可以不實道並行而不相悖者也且周雖建子而

不改時與月則固夏時矣而夫子又何以行夏之時
云乎程子之云蓋亦推求聖言之過耳庸何傷夫子
嘗曰君子不以人廢言使程子而猶在也其殆不廢
予言矣

居夷集卷之一終

木後
善所見
善也

